

芝加哥大學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 等三種稿本相關資料問題論考

張寶三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前言

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一百六十三卷、《沅湘耆舊集補》二十一卷暨《沅湘耆舊集前編補》三卷，清羅汝懷（1804-1880）、周銑詒（?-1917）等人所編，今存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此三種稿本乃對於清鄧顯鶴（1777-1851）所輯《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及顯鶴之子鄧琮（1817-1851）所輯《沅湘耆舊集前編》四十卷等二書之續編及補編。有關此稿本，前已嘗有漆永祥教授〈《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其編纂者小考〉¹、弘征先生〈《沅湘耆舊集》和續編的踵繼與劫塵〉²、周原館長〈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³等文加以探討。諸文或提供相關寶貴之信息⁴，或揭示其中蘊藏之問題⁵，或發

本文初稿嘗於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在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主辦之「第二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會中承蒙評論人潘師美月教授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¹ 漆永祥：〈《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其編纂者小考〉，《文獻》2007年第4期，頁186-189。

² 弘征：〈《沅湘耆舊集》和續編的踵繼與劫塵〉，《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9年第5期（總459期），頁12-19。

³ 周原：〈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文獻》2011年第1期，頁168-188。

⁴ 如漆永祥教授〈《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其編纂者小考〉檢得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之「周銑詒」條，並加以詳考，對此書之編纂者及編纂過程，提供極寶貴之信息。

表精闢之論述⁶，皆頗有助於對此稿本之瞭解，然仍有諸多疑點，尚待釐清。本人嘗於二〇〇九年八月至二〇一一年二月間，在芝加哥大學從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經部善本書志》之撰作，因地利之便，對此稿本亦曾稍作觀覽。今試將探索所得，在前揭諸文之基礎上，對涉及此稿本之相關資料及其問題略作論考，期能對此稿本有更進一步之認識⁷。

一、《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概述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一百六十三卷、《沅湘耆舊集補》二十一卷及《沅湘耆舊集前編補》三卷等三種稿本一部，共六十五冊，分裝十四函。此三種稿本乃對於清鄧顯鶴所輯《沅湘耆舊集》及顯鶴之子鄧琮所輯《沅湘耆舊集前編》等二書之續編與補編。為探究續編及補編之相關問題，以下且先略述鄧氏父子所輯二書之內容，繼而再述續編及補編之情況。

鄧顯鶴，字子立，號湘皋，晚號南村老人。湖南新化人。生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卒於咸豐元年（1851），享年七十五。嘉慶九年（1804）舉人，後屢試不第，遂不汲汲於仕進。道光六年（1826）應吏部會試大挑二等，官授寧鄉訓導。在任十三年，晚年引疾歸鄉，先後講學於常德朗江書院及邵陽濂溪書院。鄧氏學識通博，然不遂於科考，於是專心於湖南文獻之纂輯及著作。編有《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沅湘耆舊集》二百卷、《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寶慶府志》一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等；著有《南村詩文集》四十四卷、《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南村草堂文鈔》二十卷、《讀

⁵ 如弘征先生〈《沅湘耆舊集》和續編的踵繼與劫塵〉一文亦提供極多相關文獻信息，然弘征先生根據不同信息來源，以為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沅湘耆舊集續編》兩種，一為鄧顯鶴所編，一為周銳詒所編，此種說法則不免啓人疑竇，有待作進一步探究。

⁶ 如周原館長〈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一文，以郭嵩燾與此稿本之關係為論述主軸，對於「《續編》之起因」、「倫明留下的線索和疑團」、「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與《續編》的編纂」、「再接其事的郭子潛、王壬秋、周荔樵」、「郭嵩燾在續編之業中的角色」等，皆有極精闢之論述。文末有一節「尚待解開的謎團」，則提出兩個尚待解決之問題。

⁷ 在芝加哥大學訪問期間，時與東亞圖書館周原館長對館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諸問題，反覆推敲，論難析疑，受益良多，特此申謝。

易窗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等⁸。鄧氏之生平，參見清楊彝珍（1805-1898）〈鄧先生傳〉⁹、清曾國藩（1811-1872）〈鄧湘皋先生墓表〉、清劉基定（1774-1860）〈甯鄉訓導鄧湘皋先生墓表〉¹⁰及《清史列傳》本傳¹¹等¹²。另鄧琮為鄧顯鶴之次子，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科拔貢生，道光二十二年（1843）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¹³。有關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之緣起，在其書〈序例〉中，鄧氏云：

顯鶴竊不自揆，嘗欲蒼萃湖以南文獻為一書，念搜討匪易，當自近始，曾就耳目所易及者，先為掇拾，名曰「資江耆舊集」，陶文毅公業為開雕於金陵矣。已念全楚之大，非一道所能賅，自湖外諸郡，分隸湖南布政，其間鉅儒碩彥，通人誼士，斷壁零珪，湮靈何限？文采不曜，幽光永沈，此亦闕於采錄者之罪也。因發憤推廣，展轉搜索，復成《沅湘耆舊集》，而以《資江》諸名人仍按時代編入，起自洪、永，至於近日，凡得一千六百九十九人，詩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首，釐為二百卷，蓋湖以南文獻，略在是已。¹⁴

鄧氏此書收明、清湖南詩人一六九九人，詩一五六八一首，搜羅之功，可謂勤且苦矣。《沅湘耆舊集》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開雕，至次年秋刻成。此書刻成之後，鄧氏又取其子鄧琮所輯明代以前湘人作品，刻為《沅湘耆舊集前編》，鄧氏於《前編·目錄》前識云：

⁸ 鄧顯鶴之著作頗豐，此處僅舉其要者。又諸家述鄧氏著作之卷數偶有差異，此大致依曾國藩〈鄧湘皋先生墓表〉所載。見〔清〕曾國藩：〈鄧湘皋先生墓表〉，《曾文正公文集》（清同治十三年〔1874〕傳忠書局刻本），卷3，頁51a-53a。

⁹ 見〔清〕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119冊，卷78，頁17a-18a。

¹⁰ 見同前註，卷78，頁18a-19a。

¹¹ 〔清〕不著撰人，王忠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3，頁6006-6008。

¹² 此外，探討或介紹鄧顯鶴之文獻極多，茲不備述。如鄭偉章、姜亞沙：《湖湘近現代文獻家通考》（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即載有「鄧顯鶴」條。

¹³ 參見曾國藩：〈鄧湘皋先生墓表〉，卷3，頁52b。及〔清〕羅汝懷：〈鄧季子哀辭〉，《綠漪艸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31冊，影印清光緒九年〔1883〕羅式常刻本），卷30，頁6a。

¹⁴ 見〔清〕鄧顯鶴：〈序例〉，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690冊，影印道光二十三年〔1843〕鄧氏南邨艸堂刻本），卷首，序例頁2b-3a。另本文亦見於鄧顯鶴撰，歐陽楠點校：《沅湘耆舊集》（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第1冊，頁12。歐陽楠將此文加上標題，稱「沅湘耆舊集敘」。

刊《沅湘耆舊集》成，因取兒子琮歷年所輯洪、永前諸家詩，甄綜詮次，始自晉宋，暨於元代，上而公卿，下逮韋布，旁及閨閣、釋道之流，與夫仙鬼、謠諺之說皆附，凡得三百三十家有奇，詩二千二百三十餘首，名曰「沅湘耆舊集前編」。¹⁵

鄧琮所輯《前編》，共收晉至元之湖南詩人三百三十餘家，二千二百三十餘首。鄧氏父子所輯《沅湘耆舊集》及《前編》，對湖南文學與歷史文獻之保存，具有極大之貢獻，故刊刻之後，頗受好評¹⁶。

然由於種種客觀條件之限制，鄧氏父子此書，所輯仍有未備。又鄧氏《沅湘耆舊集》之體例，不錄存者，所輯至道光年間止，後經時世遷移，亦有待續纂。故鄧氏之後，續補《沅湘耆舊集》及《前編》者，屢有其人¹⁷，而芝加哥大學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蓋為其中編輯歷時最久且內容最為豐贍者。

《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原為前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宗侗(1895-1974)先生所藏，約於七十年代由時任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1910-)先生經手購入。與此稿本同時購入者，尚有文廷式(1856-1904)《知過軒隨錄》手稿五冊，清工部尚書潘祖蔭(1830-1890)致吏部尚書李鴻藻¹⁸之手札五百二十八件，《趙烈文書稿》、翁同龢(1830-1904)《松禪老人詩

¹⁵ 見鄧顯鶴：〈前編序〉，〔清〕鄧琮輯：《沅湘耆舊集前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90冊，影印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鄧氏小九華山樓刻本），卷首，前編序頁1。

¹⁶ 如姚瑩(1785-1853)為鄧顯鶴《南村草堂文鈔》所作之序中云：「湘臯以詩鳴湖湘南北數十年矣。乃其用心，則尤在訪羅遺佚，表彰文獻。以為吾楚人也，宜先其近者，世傳《楚寶》一書，病其不實不備，乃窮二十年之功，蒐求考訂，以求其實而補其遺。書既成行，又以《楚辭》為南國文章之祖，風雅流被莫如詩，更求沅湘人詩，選而集之，曰「沅湘耆舊集」，所為凡例，言之詳矣。是二書者，豈非楚中文獻之大觀哉？」〔清〕姚瑩：〈南村草堂文鈔序〉，收入鄧顯鶴：《南村草堂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3冊，影印清咸豐元年[1851]刻本），姚序頁1a-b。此處姚氏對鄧顯鶴所輯《楚寶增輯考異》、《沅湘耆舊集》二書，給予極高之評價。

¹⁷ 張翰儀為《湘雅摭殘》所作〈弁言〉中，先述鄧顯鶴《沅湘耆舊集》之成就，其下繼云：「厥後常德楊性農、湘陰郭筠仙、永明周荔樵、吾邑吳偁三諸先哲，相繼從事補編，哀然成帙，未付剞劂，先後淪亡。」見〔清〕張翰儀編，曾卓、丁葆赤校點：《湘雅摭殘》（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1冊，卷首，頁1。此處張氏述及楊性農（彝珍）、郭筠仙（嵩燾，1818-1891）、周荔樵（銑詒）、吳偁三（德襄）諸家之續編，謂「未付剞劂，先後淪亡。」實則郭嵩燾、周銑詒二人所纂，實為一書，並未淪亡，參下所論。民國以後，又有劉善澤、張翰儀等人亦為續編，參見弘征：《〈沅湘耆舊集〉和續編的踵繼與劫塵》，詳下文。

¹⁸ 李鴻藻(1820-1897)為李宗侗先生之祖父。

冊》手跡等書，共二百餘冊¹⁹。李宗侗先生為易培基(1880-1937) 之女婿，易培基之獨生女名易漱平²⁰。考《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中鈐有「易印漱平」朱文小方印²¹，又《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卷一四七所錄郭松林〈濡須春暮〉詩上方天頭見有易培基之墨筆批語²²，由此可推李宗侗先生所藏此三種稿本當來自其岳父易培基之收藏。

有關此三種稿本之內容，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周原館長所撰〈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一文中嘗述云：

《續編》收詩起於「南村詩老鄧顯鶴」，迄於「養知先生郭嵩燾」。書前目錄共著錄一千二百五十五人（不含仙鬼雜詩）。該書體例基本仿照鄧氏正編，故只選已故之人，在世者不收。所收不以地位門戶設限，官宦名家之外，地方鄉紳、教諭監生、布衣閨閣、僧道之詩乃至仙鬼謠諺均在搜選之列。如是，自道光中期以降，至光緒中期辭世湘人的詩作，匯成一集，得詩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首。……除此之外，《沅湘耆舊集前編補》收四十五人，《沅湘耆舊集補》收五百零二人，故此書還為鄧氏正編及前編補入五百多人的詩作共一千七百四十四首。全稿合計收一千八百零二人的一萬八千零三十二首詩。²³

由周原館長所述，可瞭解稿本之大概內容。由於其中所收詩作，多有未曾結集或未刊刻，或其詩集今已散佚未見者，且所收各詩人，編輯者多為之撰小傳，冠於詩篇之前，故此三種稿本，實為研究道光至光緒間湖南文學與歷史之珍貴資料。然因此三種稿本，收藏海外，又尚未影印行世，學者觀覽不易，其文獻

¹⁹ 參見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50。

²⁰ 白瑜：〈湖南第一師範與校長易培基〉，《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總168期）（1976年5月），頁55-58。該文中云：「易培基（寅邨）先生，是第一師範教國文時間最長的老師。……易老師接任校長，是在民國九年秋季，要算第一師範的新紀元。例如他開放學生在校演話劇，組織劇團。……開放女禁，丁玲（蔣冰恣）等女生轉學前來，連他自己的女兒漱平（李宗侗夫人）也在內。」（頁57）由此可知易培基之女兒名為易漱平。

²¹ 見稿本《沅湘耆舊集前編補》卷一，卷端下方。

²² 郭松林〈濡須春暮〉詩云：「碧血家家百草腥，荒郊五夜泣坤靈。將軍一掃陵陽道，便有遊人說踏青。」其上方有墨筆批云：「僅作四句詩，便控曾國藩二句，丘八先生不咬武而咬文，何也？宜削。」比對易培基傳世之筆跡，此批語當出自易培基之手。參見本文附錄二。

²³ 見周原：〈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頁170-171。

價值仍有待未來作更具體之評估。至於此三種稿本之編者及成書經過，詳下所論。

二、傅熊湘《鈍安脞錄》所載相關資料論考

傅熊湘(1883-1930)所著《鈍安脞錄》卷一，嘗記載有關《沅湘耆舊集續編》之事，其全文云：

《沅湘耆舊集續編》，錄自南村詩老鄧顯鶴，至養知先生郭嵩燾止。蓋以道、咸、同、光四朝詩人爲斷，凡七百餘家。並其《前編補》、《初集補》，都百九十卷。其事始於郭筠老，時筠老藏已刻、未刻詩凡千餘冊，自言二十年搜羅所得，擬續南村鄧先生《耆舊集》後者。初以屬之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三君，選輯迄未成就，因更屬永明周銑詒成之。時光緒十五年己丑歲，筠老主思賢講席，而銑詒爲監學。及湘綺代講，未幾筠老歸道山。銑詒竭其先後數年之力，至乙未歲冬始克竣事。〈自序〉謂：「著錄依原本爲先後，不拘五言、七言相次之舊。他例一沿鄧氏，而意主摭存遺佚，力不能自行於世者，其有能詩而異是，見其詩亦錄之，否則不事煩索，懼涉聲氣標榜之習，以故鄉先生眾同輩中達官貴人，素未走尺書達臆」云云。觀此，則續集之編，一以遺佚而存，一以能詩見錄，前者用意甚厚，然遺佚既非易徵，後者爲避嫌計，又未嘗徵，是續集之待補者至多。且即民國以來，尚可再續至湘綺諸人爲止也。又〈序〉中謂全書悉由湖南書局刊版，督刊則長沙張雨珊太守之力。今遍求之長沙坊間，未見此書。其〈序〉、〈目〉，正、副兩稿本，則均藏省立中山圖書館，意當時欲刊而未果歟？抑其版在衡陽歟？記之以俟知者。亦湘中文獻之一事也。又先師吳稱三先生德襄，有《道咸同光四朝詩鈔》，都十餘冊，亦名《沅湘耆舊集續編》，蓋皆承筠老之屬而爲之者，原稿向在余處，惜燬於民國六年七月長沙日報之火，至今猶疚心耳。²⁴

傅氏此處所言，乃今所知較詳細描述有關《沅湘耆舊集續編》其書編纂過程及

²⁴ 見傅熊湘：《鈍安脞錄》，收入《鈍安遺集》（1931年鉛印本），卷1，頁16a-17a。另亦收入傅熊湘著，顏建華編校：《傅熊湘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07-408。《鈍安脞錄》所錄各條，皆無標題。《傅熊湘集》此條增列標題「沅湘耆舊集續編」，全書加上新式標點，重新排版。然此條重新排版時，「時筠老藏已刻、未刻詩凡千餘冊」句，「未刻」二字漏排，今不據其本。

內容者之最早資料，其後倫明（1875-1944）《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蓋即據傅氏此說而加以推衍。

《鈍安脞錄》出版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月，據書末劉謙〈跋〉述其書撰作及編次之背景云：

《鈍盒脞錄》三卷，為鈍安逝世數月前作。先是，吳稱三師著《續沅湘耆舊集》數十卷，未錄而卒。君取篋篋行，燬於民國六年長沙日報館之火，居恆引為深憾。洎主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編訂館書目錄，迺慨然以恢宏師旨網羅湖湘文獻自任。會丁父憂，兼病久歎，盡辭省垣各校國文課，深居簡出，因得瀏覽近人詩詞小集，從事評選，揭登《國民日報》副張，日數百字，蓋皆臨時屬稿畀手民者。輒以明日，剪報粘存，自春徂夏，哀然成帙，嘗持以示余，謂：「所錄已踰百家，《雲起軒詞鈔》及《懺慧詞》、《觚菴詩存》外，皆已故湘賢，使鏗而弗舍，不難舉吾湘六十年來之詩人，盡入吾錄中，子其助我蒐求乎？」乃不數日而長沙難作，倉皇出走，賣志以沒，吁！可慨已。自世變日亟，大雅不作久矣，近代詞人著作，其名不甚顯著者，類皆束之高閣，取讀者殆終歲不一觀，得君銳意揄揚，燦然露麟爪，一時學子瞻向，始稍稍移易焉。夫攬幽芳于湘上，示當世以好修，其事蓋倍難于疇昔。而君孤絃獨奏，立論精當，往往突過前人。即茲爰爰，具徵苦詣。且當時據以入錄者，多為海內孤本及未刊之稿，自中山圖書館被焚，舉付劫灰，片羽吉光，滋可寶貴。後有作者，固將以此為鐫矢也。茲檢報得百二十五則，為校訂付梓，分為三卷，其編次一仍其舊云。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无諍居士劉謙跋。²⁵

據劉謙此〈跋〉知《鈍安脞錄》中之作品乃撰於傅熊湘逝世前數月，即民國十九年（1930）春夏之間。時傅氏任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館長，於編訂館中藏書目錄時，有感而作²⁶。考傅氏於上引《脞錄》卷一述《沅湘耆舊集續編》時嘗云：「其〈序〉、〈目〉，正、副兩稿本，則均藏省立中山圖書館，意當時欲刊而未果歟？」然則彼時傅氏當因見此「〈序〉、〈目〉，正、副兩稿本」之內容，遂有《脞錄》中此條有關《沅湘耆舊集續編》之記述也。以下略作考論：

²⁵ 見傅熊湘：《鈍安脞錄·跋》，跋頁 1a-b。

²⁶ 另劉鵬年所編《傅鈍安先生年譜》「十九年庚午，先生四十七歲，在長沙」條亦云：「春間，病稍瘳，居喪廢詩，仍長省圖書館兼《國民日報》事。輯已故湘賢詩詞為《鈍盒脞錄》，揭諸報端。」見同前註，年譜頁 9b，又收入傅熊湘：《傅熊湘集》附錄。

(一)「〈序〉、〈目〉，正、副兩稿本」之相關問題

今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²⁷僅有〈目〉而無〈序〉，傅熊湘《鈍安脞錄》既言其所見為「〈序〉、〈目〉，正、副兩稿本」，由此推之，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蓋原有〈序〉，其〈序〉或在稿本流傳過程中之某時，因故與稿本之內文脫離，其後乃入藏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而為傅氏所見者。然似亦不能完全排除周銑詒此〈序〉一開始即單行之可能。推此〈序〉當為周銑詒所撰之親筆〈自序〉稿本，周銑詒乃傅氏之湘人前輩，其字跡對傅氏而言，應不難辨識，傅氏知此〈序〉乃周銑詒親筆之稿本，故稱為稿本之「正」本。至於〈目〉，對照〈序〉之筆跡，則當非出周銑詒之手跡，故傅氏謂之稿本之「副」本，此蓋即傅氏所謂「〈序〉、〈目〉，正、副兩稿本」之含義也²⁸。

至於傅氏據所見「〈序〉、〈目〉，正、副兩稿本」所作之描述，與今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之實際情況仍有差異。傅氏謂《沅湘耆舊集續編》「凡七百餘家。並其《前編補》、《初集補》，都百九十卷。」然今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則收錄有一千二百餘家²⁹，比傅氏所述多出約五百家，不知何故。此外，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僅《續編》有目，而《沅湘耆舊集補》、《沅湘耆舊集前編補》則無〈目〉，其卷數可由內文計之。總計全書，《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百六十三卷，《沅湘耆舊集補》二十一卷，《沅湘耆舊集前編補》三卷，三者合計共一百八十七卷，另《續編》之目分為上、下二卷，若將《續編》之〈目〉計入，共為一百八十九卷，與傅氏所謂「都百九十卷」尚差一卷。推其因，或傅氏所見「《前編補》」、「《初集補》」另別有〈目〉且二目合為一卷，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因闕此〈目〉，故少一卷歟？

傅氏所見《沅湘耆舊集續編》之〈序〉，今恐已焚於火。據前引劉謙為《鈍安脞錄》所作之〈跋〉中云：「且當時據以入錄者，多為海內孤本及未刊

²⁷ 今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續編》卷一卷端題「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卷第一」，本論文述及此稿本時，書名據此。另他人論及此書，或稱《沅湘耆舊集續編》，則依其原稱，不再細別。

²⁸ 若傅氏所謂「〈序〉、〈目〉，正、副兩稿本」之含義為〈序〉與〈目〉各有正、副兩種稿本，則較難理解當初何以正本之外，尚需再鈔一份副本而其後共同被收藏於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又如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之〈目〉亦為非周銑詒親筆所書之「副本」，故本文乃作以上之推測。

²⁹ 此乃根據《續編》前之〈目〉所作之統計。內文中所錄之作品，於〈目〉成之後尚有增補，故實際所收人數略多於〈目〉。

之稿，自中山圖書館被焚，舉付劫灰，片羽吉光，滋可寶貴。」又據湖南圖書館《一〇〇週年慶典活動專欄》網頁所載「歷代館長」中云：「一九二八年八月，南社湘集創始人傅熊湘任中山圖書館館長。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紅軍攻入長沙。戰亂中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被焚。傅熊湘倉皇出走，後客死安徽。」³⁰由此可知，此次乃因紅軍攻入長沙³¹，中山圖書館被焚，傅氏亦因而倉皇出走，以致客死他鄉³²。然則，當年傅氏所見《沅湘耆舊集續編》「〈序〉、〈目〉，正、副兩稿本」，恐皆已燬於祝融之手。今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尚存《續編》之〈目〉，可資考察，至於周銑詒之〈序〉，則人間是否尚存有其副本，實未能知也。

（二）「張雨珊」考述

《鈍安脞錄》中嘗引述周銑詒〈自序〉之語，傅氏云：「〈序〉中謂全書悉由湖南書局刊版，督刊則長沙張雨珊太守之力。」今考張雨珊名祖同，字雨珊，張啟鵬（1807-1883）之子。據清李瀚章（1821-1899）、裕祿（ca. 1844-1900）等所編纂《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五〈人物志十六·國朝一·長沙府·長沙縣〉中云：

張啟鵬，字蔗泉，再英第四子也。道光乙未舉人，大挑，以教職用。……前後主安陸、沔江、澧陽、石鼓諸書院，論學一要諸實踐而期適於用。子百熙督學山東，手書以蒐羅文獻、表舉孝義、釐正文體、湔除積習為訓。卒年七十八。子祖同，壬戌舉人，分省補用知府；百熙，甲戌進士，官編修。³³

由此知張祖同為張啟鵬長子，張百熙之兄，清同治元年（壬戌，1862）舉人。張氏係長沙人，因嘗「分省補用知府」，故〈序〉中稱「長沙張雨珊太守」，蓋

³⁰ 見湖南圖書館網頁所載，網址：<http://www.library.hn.cn/bngq/lrgz/index.htm>，檢索日期：2011年5月26日。

³¹ 據《中國共產黨湖南歷史·第一卷（1920-1949）》一書所載，此次攻陷長沙者，乃是由彭德懷（1898-1974）所指揮之紅三軍團。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湖南歷史·第一卷（1920-1949）》（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39。

³² 據李澄宇所撰〈傅鈍安墓志銘〉云：「鈍安以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卒安慶寓館，年四十有八。」見傅熊湘：《傅熊湘集》，頁4。

³³ 見〔清〕李瀚章、裕祿等編纂：《湖南通志》（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影印光緒十一年[1885]府學宮尊經閣藏板），卷175，頁28b-29b。

尊稱之也。實者，張祖同為光緒中、晚期長沙極活躍之士紳，其對於當時長沙之礦業³⁴、航運³⁵、教育³⁶、文化³⁷等事業之實務皆有積極之參與。張祖同撰有《湘雨樓詩》二卷³⁸、《湘雨樓詞鈔》一卷³⁹、《湘雨樓詞》五卷⁴⁰、《湘弦離恨譜》一卷⁴¹、《說文解字補遺》一卷⁴²、《諏吉述正》二十五卷首一卷⁴³，輯有《弘正四傑詩集》五種七十八卷⁴⁴等書⁴⁵。其所撰詞作頗受當時人之推崇，如清陳銳（1859-1922）《褒碧齋詞話》「同光三家詞」條云：「同光間，鄉人填詞者三家，楊蓬海恩壽、杜仲丹貴墀、張雨珊祖同也。」⁴⁶又清李佳《左庵詞話》卷上「張雨珊詞」條云：「長沙張雨珊觀誓祖同，工詞，精音律，所著《湘雨樓集》，希蹤白石，抗手玉田。」⁴⁷可知當時張祖同頗以詞名。另傅熊湘《鈍安脞錄》卷一，亦有二條述及張祖同之詩作及詞作⁴⁸。

³⁴ 張祖同在光緒年間，曾參與紳辦礦務公司「阜湘公司」之營運。參見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頁264。

³⁵ 上海《國民日日報》第48號（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三日出刊）之社論〈論日本人之經營湖南航路〉中曾云：「湖南之輪船公司有二，一曰開濟，一曰兩湖，皆紳辦也。開濟以前侍郎龍芝生之股本為多，兩湖則張雨珊與鄂人黃某招股合辦者也。」見《國民日日報》第48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中國史學叢書》第19種），頁184。由此可見張祖同在湖南航運業之地位。參見松浦章：〈清末の新聞に見る日本汽船の活動〉，《或問》第15期（東京：白帝社，2005年），頁15-27。

³⁶ 光緒二十二年（1896）湘紳蔣德鈞、熊希齡、王先謙、黃自元、張祖同、陳程初等創辦「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為避免謀利之嫌，乃創議成立「時務學堂」。光緒二十三年（1897）一月，由王先謙領銜，六位紳董共同具名向湖南巡撫陳寶箴呈報，獲准立案。時務學堂於光緒二十三年九月正式開學，惜因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失敗，湖南巡撫唐寶箴等人被革職，時務學堂乃被迫停辦，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改為求實書院。此為張祖同參與湖南教育事業之一例。

³⁷ 張祖同曾參與紳辦「思賢書局」之經營，參下文所論。

³⁸ 民國十二年（1923）刻本。

³⁹ 光緒十六年（1890）長沙王氏刻《詩餘偶鈔》本。

⁴⁰ 民國十年（1921）刻本。

⁴¹ 光緒七年（1881）刻本。

⁴² 稿本，今藏湖南省圖書館。

⁴³ 光緒二十三年（1897）湖南思賢書局刻本。

⁴⁴ 光緒二十一年（1895）長沙張氏湘雨樓刻本。

⁴⁵ 以上有關張祖同之著作，參見尋霖、龔篤清編著：《湘人著述表》（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頁560-561。

⁴⁶ 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2版）（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5冊，頁4199。

⁴⁷ 同前註，第4冊，頁3129。

⁴⁸ 見傅熊湘：《鈍安脞錄》，卷1，收入《傅熊湘集》，頁393-394「張雨珊」條；頁394-395「湘雨樓詞」條。「湘雨樓詞」條云：「《湘雨樓詞》三卷、《步青真詞》一卷、《湘

傅氏《脞錄》中所引《沅湘耆舊集續編·序》謂《續編》其書由湖南書局刊版，張祖同督刊，有關此說，仍有待詳考。據胡昭熔所撰〈湖南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考辨〉一文所述，湖南書局乃一「官書局」，胡氏云：

湖南書局正式見於文字記載是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它的前身是長沙府學尊經閣。……同治三年(1864)曾國藩在南京創辦金陵書局，湖南一度將「尊經閣」的名號改為「尊經書局」，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才改稱湖南書局，也稱湖南官書局，又稱湘南書局、省城書局。湖南書局成立後，由長沙府學(原注：「地址在今長沙市學院街『市第二中學』校園內。」)遷至荷花池求忠書院(原注：「地址在今荷花池『長沙師範』校園內。」)，至光緒後期又遷回長沙府學。它從同治末年至光緒末年，三十多年間所刊刻的書，據現在尚保存者和已知書目統計，有叢書兩套共五十部，單刻六十八部。如略加分類，計經六十二部，史二十三部，子十五部，集十八部。現在看到湖南書局刻得最晚的一部書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的《古文辭通義》。⁴⁹

由胡氏所述，約略可知湖南書局之梗概⁵⁰。

弦離恨譜》一卷，凡五卷，民國十年辛酉，其嗣君仲貞刊，序為湘綺老人甲寅作。」(頁394)又「張雨珊」條語中云：「忽於《湘雨樓詩》中得『古者壯士不病瘧，浩氣磊落非凡才。嗟予幽憂苦煩促，日伏衾枕如嬰孩。傷於哀樂感中歲，知命不待流年推。』之句，不啻若自其口出也。詩為長沙張雨珊先生祖同著。」(頁393)

⁴⁹ 見胡昭熔：〈湖南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考辨〉，《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頁113。

⁵⁰ 胡氏〈湖南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考辨〉文中另又論及「思賢書局」云：「思賢書局的創建當遠溯思賢講舍。思賢講舍是一所書院，由郭嵩燾、李元度等發起，得到在湘的安徽鹽商朱昌琳的資助，於清光緒七年(1881)正式成立，因為專尊王夫之(船山)，故名『思賢』。它和當時的書院一樣，也刻了少量的書。光緒十六年(1890)，王先謙卸任江蘇學政回長沙，郭嵩燾慨然將思賢講舍主講之職相讓。王先謙任主講後，即成立刻書處，與湖南鹽務公所商定，每年撥銀六百兩作為刻書專款。次年，刻書處與傳忠書局合併，在思賢講舍(原注：『遺址在今長沙市中山東路船山學社。』)內正式成立思賢書局。思賢書局不是官書局，是紳辦書局。主辦者郭嵩燾、王先謙、葉德輝、張祖同都是當時湖南的名紳、學者，經費來自思賢講舍的學款和鹽務公所的資助。由於它是由著名學者、文士主持，所以辦得頗有生氣。它從光緒十六年王先謙創建思賢講舍刻書處算起，至宣統三年(1890-1911)，二十多年內，刻書八十六部和大型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一套，比起湖南書局來，真可謂成績斐然。……它刊刻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書，如王先謙的《荀子集解》、《合校水經注》等，……張祖同輯的《四十家詞》等等。……思賢書局的板片，入民國後藏定王臺湖南圖書館(原注：『後改名中山圖書館。』)，幾經兵燹和蟲傷鼠噬，至湖南和平解放時，已散失殆盡。」(同前註，頁114-115)據此說，則「思賢書局」與郭嵩燾、張祖同之關係皆極為密切，若

至於刊版一事，究竟嘗施行否，《脞錄》云：「今遍求之長沙坊間，未見此書。」、「意當時欲刊而未果歟？抑其版在衡陽歟？」傅氏留下無數疑問，恐需將來有更多資料出現，方得其解也。

三、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所載相關資料論考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周銑詒」條云：「《耆舊沅湘》兩續編，荒墳拾骸賴筠仙。百年文獻惟餘此，遮莫詩魂散彈烟。」其下自注云：

永明周笠樵中書銑詒，輯《沅湘耆舊集續編》，始鄧南村教諭顯鶴，迄郭筠仙侍郎嵩燾，凡七百餘家，合《前編補》、《初集補》，都百九十卷。先是，侍郎費二十餘年之力，搜輯已刻、未刻詩，凡千餘冊，擬續南村之書，未果。因以屬之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亦未就，再屬笠樵為之。時光緒己丑，侍郎主思賢講席，笠樵為監學。至乙未，書始成。自序稱例依鄧氏，意主摭佚，如王湘綺輩，亦不及焉。笠樵歿於辛亥後數年，稿藏未刊，為易寅村所得。易寓上海，壬申之役，其居燬于火，未知殃及否？同時有吳稱三德襄者，同時受侍郎之屬，同時藏事，但異其名曰《道咸同光四朝詩抄》，實一書也。稿為醴陵傅鈍安所得，燼于丁巳七月長沙日報之火。侍郎所藏諸家底木⁵¹，早散佚。⁵²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最初以連載方式刊登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之《正風》半月刊，其後由雷夢水（1921-1994）校補，於一九九〇年九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共收藏書家一五五人、附錄二十八人⁵³。「周銑詒」條所居次序為書中第一五二條，推其刊行時間當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節已考知，傅熊湘《鈍安脞錄》撰於民國十九年（1930），出版於民國二十年（1931）。今比對《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與《鈍安脞錄》所述相關之內容，可發現倫明所言與《脞錄》多近似，唯「笠樵歿於辛亥後數年，稿藏未刊，為易寅村所得，易寓上海，壬申之役，其居燬于火，未知殃及否？」一段為《脞

《續編》將刊行，似應交由思賢書局刊版較為方便，然傅氏云：「〈序〉中謂全書悉由湖南書局刊版。」其緣由如何，仍留下疑團。

⁵¹ 「木」字原書如此，疑是「本」字之訛。

⁵² 見倫明著，雷夢水校補：《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16。

⁵³ 同前註，卷首，出版說明頁1。

錄》所無。考倫明一生之經歷，其跡似未嘗至湖南⁵⁴，其親見《沅湘耆舊集續編》稿本之機率極微，故倫明之說當即據《脞錄》之說而加以推衍，然倫明所言頗有失真處，以下試對倫明之說略作考辨，並對其所涉及之問題，作較具體之考述。

(一) 有關羅汝懷、吳敏樹與《沅湘耆舊集續編》之編輯

首先，《鈍安脞錄》云：「時筠老藏已刻、未刻詩凡千餘冊，自言二十年搜羅所得，擬續南村鄧先生《耆舊集》後者。初以屬之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三君，選輯迄未成就，因更屬永明周銑詒成之。」倫明則云：「先是，侍郎費二十餘年之力，搜輯已刻、未刻詩，凡千餘冊，擬續南村之書，未果。因以屬之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亦未就，再屬笠樵為之。」據《脞錄》所言，郭嵩燾(1818-1891)搜羅已刻、未刻詩千餘冊，擬續鄧顯鶴之《沅湘耆舊集》，然自身並未從事此業，乃「初以屬之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三君」，未就之後，再屬周銑詒成之。然倫明則謂郭嵩燾「擬續南村之書，未果。因以屬之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亦未就。」倫明此言「未果」、「因以」，若據此說，似謂郭嵩燾初已嘗「擬續南村之書」，因「未果」，故「因以屬之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然「亦未就」。倫明之言與傅熊湘《脞錄》之言略有出入，恐未合實情也。以下試稽考相關資料，對羅汝懷(研生，1804-1880)⁵⁵、吳敏樹(南屏，1805-1873)⁵⁶二人與《沅湘耆舊集續編》編輯之關係略作探討，以明其究竟。為方便敘述，故先論吳敏樹，次論羅汝懷。

1. 吳敏樹與《沅湘耆舊集續編》之編輯

今所見郭嵩燾之著作中，最早提及有關吳敏樹參與編輯《沅湘耆舊集續

⁵⁴ 參見孫耀卿口述，雷夢水整理：〈倫哲如先生傳略〉，收入《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頁149、153。另倫明所撰〈續書樓藏書記〉中嘗云：「余游跡所至，上海天津，為南北通衢，經過最頻。次則開封，前後至者十餘次。南京武昌，至者二次。蘇州杭州，至各一次。居河南三歲，游懷慶、衛輝、清化，俱有所獲。在清化所得，有極罕觀者，毛尚書祀熙家物也。」見同上書，頁125。由倫明自述游跡至處推之，其蓋未嘗至湖南也。

⁵⁵ 羅汝懷字研生，又字念生，湖南湘潭人。生平事蹟參下文所述。本文以下以其姓名「羅汝懷」稱之。

⁵⁶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晚號梓湖老人，湖南巴陵(今岳陽)人。生平事蹟參下文所述。本文以下以其姓名「吳敏樹」稱之。

編》之事者，當係見於其所撰〈吳南屏墓表〉中，文中云：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⁵⁷

此處郭嵩燾云：「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可見其時確有編輯《沅湘耆舊集續編》之事。考吳敏樹（南屏）卒於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墓表〉當寫於吳敏樹卒後不久。至於吳敏樹於何時開始參與《沅湘耆舊集續編》之編輯，在今存吳敏樹致王子壽之信札中嘗云：

敏樹東游歸後，抱病連年，久卻問聘。本年以刊刻邑乘，就工省下，在事諸公，強復遷入，且令續輯《耆舊》詩編，現在刻鈔卷牘，積案盈箱，閱讀之下，大苦迷悶，先生當何以教之？⁵⁸

此札中云：「在事諸公，強復遷入，且令續輯《耆舊》詩編。」即是郭嵩燾〈吳南屏墓表〉中所謂「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以下略考其始末。

〈吳南屏墓表〉中所提及吳敏樹赴軍中見曾國藩事，其時間在同治七年（戊辰，1868）。據杜貴墀所撰〈吳先生傳〉中云：

當東南初定，先生棹舟金陵，因以其間陟石鐘匡廬大小孤山，遊宴西湖。回舟泊漢渚，登余所寓晴川閣，作重九而歸，時同治戊辰歲也。其在金陵，文正公館為上客，公幕府故多賢豪，而一時名流以公故多客金陵，沿江諸營亦往往而有聞先生至則皆相就交驩。公貽先生詩章，大江南北繼先生和者三百餘人，海內傳為《篔簹倡和詩》，「篔」、「邨」者，詩首、尾二韻。上相吐握之勤，文人聲氣之廣，中興盛事，蓋近今僅見。⁵⁹

又吳敏樹《柈湖文集》卷三《東遊草序》中亦記其事云：

今茲戊辰二月，送先姊氏之喪甫畢，慨然於頃年兒女傷感之多故，弗能自勝，決出以自遣之，《詩》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者也。遂放舟洞庭湖上，一月抵金陵，見相國，接之甚懼，因言已上奏請巡海口，可同行

⁵⁷ 見〔清〕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清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卷21，頁21a-23a。又見郭嵩燾著，楊堅點校：《郭嵩燾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頁469-470。

⁵⁸ 見〔清〕林則徐等：《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卷2。此札之末署「十一月初十日」，未署年份。

⁵⁹ 見〔清〕吳敏樹：《柈湖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34冊，影印清光緒十九年〔1893〕思賢講舍刻本），卷首，頁5a所附。

也。於是歷揚州、鎮江，入丹徒口，過常州、蘇州，極於上海。……初余至金陵，為詩二章，上之相國，相國即賦長句二十韻以贈余，喜余之至也。其章之亂曰：「甯知滄桑閱百變，復此對持掌中杯。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余深詠歎其文，不敢企公之大而師其達，故所至放意為詩，雖所見城郭荒蕪之場與夫亭樓廟寺夷廢之址，無不可為傷心太息者，而余詩猶若美遊然，徒以寫憂開懷故也。相國首韻用「篔」字，結韻「邨」字，中間韻多，非便逐押者，一時和者雲屬，盛有尖叉之競。⁶⁰

二文皆言「戊辰」，知為同治七年（1868）事也。曾國藩此次贈詩，題為〈贈吳南屏〉，收錄於《曾文正公詩集》卷四中，其末六句云：「甯知滄桑閱百變，復此對持掌中杯。蒼天可補河可塞，祇有好懷不易開。努力且謀千日醉，高談巢燧訖有邨。」⁶¹其中「蒼天可補河可塞，祇有好懷不易開」二句，吳敏樹《東遊草序》中所引，「祇」字作「惟」，餘同，郭嵩燾〈吳南屏墓表〉中則引作「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略有差異，不知何故。

郭嵩燾〈吳南屏墓表〉中述吳敏樹見曾國藩之事後，接云：「未幾，而文正公薨。」然考曾國藩卒於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⁶²，而吳敏樹見曾國藩於金陵在同治七年（1868），二事相距約四年，郭氏此言「未幾」，用辭似有未切。再者，〈墓表〉云：「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此言「逾年」，似指曾國藩逝後之次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然考吳敏樹之赴長沙，當在同治十一年，蓋初為刊刻《巴陵縣志》，繼則為校定《湖南褒忠錄初稟》，而參與《沅湘耆舊集續編》之編輯，亦始於此年，即同於曾國藩逝世之年也。

杜貴墀於〈續修巴陵縣志敘〉中云：

同治戊辰之歲，梓湖吳先生自金陵游所歸，過鄂渚，時貴墀寓居黃鵠磯，先生九日相就為登高之飲，顧謂貴墀：「縣志曠數十年而不修，大府檄屢下，余不能辭，然自來方志成於眾手，類尠可觀者，子其先為余具草，余

⁶⁰ 見同前註，卷3，頁16a-17a。

⁶¹ 見曾國藩：《曾文正公詩集》，卷4，頁17b。

⁶² 據〔清〕黎庶昌編，李瀚章審訂《曾文正公年譜》「同治十一年公六十二歲」條云：「二月初二日，公方閱案牘，握筆而病作，遂止，病旋已。初四日，午後，公乃散步署西花園，子紀澤從，公連呼足麻，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乃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57冊，影印清光緒二年〔1876〕刻本），卷12，頁23b。由此可知曾國藩之卒年為同治十一年。

將獨任焉。」明年己巳，設局郡城南之文星樓，越三年壬申，始鋟板長沙，又逾年而先生歿。今所稱壬申志者，實蕙事癸酉之後，先生未見其成也。⁶³

據杜貴墀所言「越三年壬申，始鋟板長沙」，可知前引吳敏樹致王子壽書札中所言「本年以刊刻邑乘，就工省下。」即在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而所謂「就工」者，乃指就刻工也。考郭嵩燾〈趙吟篁醉吟閣詩集序〉中云：

乙酉秋，趙君吟篁自永順學官任滿回長沙，類輯途次所為詩，曰：《歸里吟》。余既序而禁行之矣。逾年，引疾而攜其《醉吟閣詩集》二十卷，卷各為集，謀盡付禁，曰：「永順僻遠，吾就刻工長沙，去官以存吾詩。」以屬嵩燾總而序之。⁶⁴

此處云「吾就刻工長沙」，正可與吳氏云「就工省下」比觀。吳氏所謂「就工省下」者，乃為《巴陵縣志》在長沙刊刻之事也⁶⁵。

此外，吳敏樹致王子壽書札中云：「在事諸公，強復遷入。」此乃指其受託校訂《湖南褒忠錄初藁》之事，考裴蔭森（1823-1895）〈湖南褒忠錄初藁序〉中云：

壬申，今中丞仁和王公撫楚，諭是書之成已閱數年，恐日久或致殘缺，數年采訪之勤與其編輯之勞將廢於一日，蔭森適提調書局，因請先印行之，又經巴陵吳南屏學博重加芟節，仍以成書之日為斷，留所餘以俟續修。⁶⁶

案：《湖南褒忠錄》（原擬名《湖南忠義錄》）於咸豐十一年（1861）設局編纂之初，吳敏樹即曾受邀參與編務，然其後終因有關其書體例之意見與主事者不合，故辭歸後未再赴局⁶⁷。至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湖南巡撫王文韶

⁶³ 見〔清〕姚詩德、鄭桂星修，〔清〕杜貴墀編纂：《（光緒）巴陵縣志》（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影印光緒十七年〔1891〕重修本），卷之首，敘頁1a。

⁶⁴ 見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5，頁17a。

⁶⁵ 此年所開雕者，乃所謂《（同治）巴陵縣志》。後至光緒年間，杜貴墀等乃又加以重修，即所謂《（光緒）巴陵縣志》，參見李龍如：〈前言〉，收入姚詩德、鄭桂星修，杜貴墀編纂：《（光緒）巴陵縣志》，前言頁4。

⁶⁶ 見〔清〕裴蔭森：〈湖南褒忠錄初藁序〉，收入羅汝懷等編：《湖南褒忠錄初藁》（同治十二年〔1873〕木活字本），序頁2a-b。

⁶⁷ 詳見吳敏樹：〈與郭筠仙〉，《梓湖文集》，卷7，頁11b-13a。此信之末，吳敏樹附識云：「筠仙得此書，辨駁數千言，自執其說。又聞其以余及左景喬、羅硯生三人之說並質於曾公，曾公亦遷就答之，而余歸後遂辭書事，不赴局。筠仙旋起官江蘇，以書屬硯生別斟酌為體例，至今尚未有成書也。甲子冬十一月大雪日梓湖老人記後。」甲子為同治三年（1864）。另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九〈與吳南屏〉、卷十〈與羅研生〉，羅汝懷《綠漪艸堂文集》卷二十二〈與吳學博敏樹論褒忠體例書〉等，亦嘗述及此事。

(1830-1908) 擬將《湖南褒忠錄初稟》付梓，乃委請吳敏樹對成稿重加芟節。裴〈序〉云：「蔭森適提調書局，因請先印行之。」考裴蔭森受王文韶委辦團防總局兼省志局提調，乃在同治十一年四月⁶⁸，則吳敏樹書札中所謂「在事諸公，強復遷入」，其事當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之後也。又此札末署「十一月初十日」，未署年份，然考王子壽卒於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⁶⁹，吳敏樹繼而卒於同年八月⁷⁰，由此推之，吳敏樹此札必當寫於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也。

由上所述，可知吳敏樹之受邀參與《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之編輯，其初乃因同治十一年《巴陵縣志》將在省城長沙鋟板，故吳敏樹由故鄉赴長沙督工，其後又受湖南巡撫王文韶之託，入忠義書局芟節《湖南褒忠錄初稟》以付梓。同時又被委以編輯《沅湘耆舊集續編》之事。明乎此，則吳敏樹致王子壽書札中云：「本年以刊刻邑乘，就工省下，在事諸公，強復遷入，且令續輯《耆舊》詩編。」所謂「強復遷入」，即言邀其入局芟節《湖南褒忠錄初稟》事。至於「且令續輯《耆舊》詩編」一句，由「且令」二字可知，編輯《沅湘耆舊集續編》之事當亦在忠義書局中進行。

郭嵩燾〈吳南屏墓表〉中所云：「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此所謂「長沙書局」乃指忠義錄書局。胡昭燊〈湖南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考辨〉一文中云：

傳忠書局創建前，有一個與它多少有點關係但非真正出版機構的「忠義錄書局」⁷¹。清咸豐十一年（1861），湖南巡撫毛鴻賓和郭嵩燾等人，籌設了一個「書局」，專事編撰《湖南忠義錄》⁷²，時人稱之為「忠義錄書局」

⁶⁸ 參見裴士駙等輯：《裴光祿年譜》，收入〔清〕裴蔭森：《裴光祿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94冊，影印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年譜》，卷2，8b-9a「同治十一年公五十歲」條。

⁶⁹ 郭嵩燾〈王子壽先生墓志銘〉云：「先生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歲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五月十三日。」（見《養知書屋文集》，卷21，頁22。）由此可知王子壽之卒年。

⁷⁰ 郭嵩燾〈吳南屏墓表〉云：「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見同前註，卷22，頁23a。

⁷¹ 原注云：「『書局』作為專指出版發行機構的名詞是在清咸豐以後。在此之前，書局意為編書刻書的班子，包括編纂者和聘請來的編校、繕寫、刻工、印工，人員不固定，多為專刻某一書而設局，書成則局散。」見胡昭燊：〈湖南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考辨〉，頁116。

⁷² 原注云：「這『忠義』是指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戰爭中喪身的將領和被太平軍鎮壓的地方土豪劣紳。此書後改名《湖南褒忠錄》印行。」同前註，頁116。

或「忠義書局」。主其事者為郭嵩燾，聘請入局任編撰的有羅汝懷、吳敏樹、丁取忠、曹耀湘、左宗植、周紹芳等人，都是當時湖南的著名文士，其後由羅汝懷主筆竟其功。這個「書局」設在又一村，即巡撫署附近。同治十二年書成，時曾國藩已棄世，一些湖南名紳和湘軍將領，遂倡議編輯《曾文正公全集》，設書局於黎家坡遐齡庵，名曰「傳忠」，由曹耀湘主持。……至光緒十七年（1891）併入思賢書局。⁷³

胡昭熔此處乃為考辨「傳忠書局」，故先述「忠義錄書局」之設立。「忠義錄書局」又名「長沙忠義書局」，或省稱「長沙書局」。吳敏樹《柘湖詩錄》卷一載有一詩，題云：「辛酉冬和羅念生〈除夕吟〉。念生於庚申除夕與其伯兄秋浦用東坡〈岐下歲暮〉詩韻，諸公和之成卷，請余繼作，時在長沙忠義書局。」⁷⁴此處吳敏樹稱為「長沙忠義書局」。吳敏樹同書卷三另有五律三首，題云：「撫軍毛公書命至舍，請與文學諸公同輯咸豐中楚軍忠義事跡為書，余赴會城途次，先呈同事郭筠軒編修、羅研生中舍」⁷⁵，此詩在目錄中則簡稱「赴長沙書局三首」。由此可知郭嵩燾〈吳南屏墓表〉中所言「長沙書局」乃指「忠義錄書局」無疑。由此而推，郭嵩燾之囑吳敏樹編輯《沅湘耆舊集續編》事，即在同治十一年吳敏樹入忠義錄書局時也。其時蓋因《湖南褒忠錄初稟》即將付梓，郭嵩燾乃籌畫進行下一工作也。

復考傅熊湘《鈍安脞錄》卷一，亦嘗述及吳敏樹續編《耆舊集》事，其文云：

後礪東之世，當道光朝，工為詩而名不甚顯著者，則有巴陵毛孝廉貴銘，字彥翔，所著曰《西垣詩鈔》。吳南屏嘗語人云：「昔鄧湘皋編《沅湘耆舊集》，盛稱其邑詩老歐陽礪東，今余續編《耆舊集》，亦且表章西垣，西垣詩不當過礪東乎？」又序其詩，謂「西垣負綺豔雄宕聰明妙解之才，出而視當世之人，罕能與儷者。……」又志其墓云：「恢奇沈雄高壯偉麗之作，古今詩家之鉅觀，莫不皆有，不欲為一世之言。」其推許可謂至矣。⁷⁶

⁷³ 見同前註，頁 114。

⁷⁴ 見吳敏樹：《柘湖詩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20 冊，影印清同治六年 [1867] 刻本），卷 1，頁 51b。

⁷⁵ 見同前註，卷 3，頁 23。

⁷⁶ 見傅熊湘：《鈍安脞錄》（1931 年鉛印本），卷 1，頁 12a。

此處傅氏引吳敏樹說，有「今余續編《耆舊集》」之語，雖未標明其出處，吳敏樹確有參與《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之工作，又可得一佐證矣。

2. 羅汝懷與《沅湘耆舊集續編》之編輯

郭嵩燾之囑羅汝懷編輯《沅湘耆舊集續編》事，今於郭、羅二人之著作中皆尚未見明文記載，然考諸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羅汝懷曾參與此書之編輯一事，確有跡象可求。以下略作考論。

羅汝懷之參與《沅湘耆舊集續編》事，當與其編輯《湖南褒忠錄》有關。郭嵩燾在〈羅研生墓志銘〉中云：

君諱汝懷，字研生，姓羅氏，湘潭人。……同治初，詔編《忠義錄》，褒錄死事者，君獨力任之。先是，新化鄧先生顯鶴輯《沅湘耆舊集》二百卷，自唐以來，湖南文獻可紀錄者探討靡遺，又為明季湖南殉節諸臣傳略，以勸獎節義，存鄉先達遺跡。君曰：「永明之難，湖南死節者為多，粵寇據有長江，河南之寇，徧及東豫，而甘、陝困於回逆，兵師一出，湖南死忠者倍焉。國家方盛，成功立名，震耀天地，而死者之節則一也。至論湖南之文，傳世者無多，而要關繫一方掌故政治、學術，尤有以見歷代人文之盛，而一鬱而不宣，此吾事也。」於是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褒忠錄》八十四卷，論者以湖南文獻之徵，得鄧先生及君，存其梗概，為有功於鄉里之大者。⁷⁷

郭嵩燾在此〈墓志銘〉中言及羅汝懷（研生）嘗輯有《湖南文徵》二百卷，《湖南褒忠錄》八十四卷，然未提及羅氏嘗參與《沅湘耆舊集續編》編輯之事。然羅汝懷之子羅克進在其所撰〈皇清誥封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銜候選內閣中書舍人選授龍山藍江等縣儒學訓導湘潭羅府君行狀〉中則云：

先是，新化鄧氏輯《沅湘耆舊詩集》，府君助其蒐討，多所闡發，而搜輯邑中先詰朋舊之詩為八卷，曰《潭雅》。後更徵集先正遺文、續修《沅湘詩集》，遺文逸藻，更數十百季，雖在子孫不及知者，府君往往得之蛛絲蠹窟中，作合之奇，宛有前緣焉。⁷⁸

此處羅克進謂其父羅汝懷「後更徵集先正遺文、續修《沅湘詩集》」，此為今所

⁷⁷ 見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 21，頁 13b-15a。

⁷⁸ 見〔清〕羅克進述：〈皇清誥封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銜候選內閣中書舍人選授龍山藍江等縣儒學訓導湘潭羅府君行狀〉，收入羅汝懷：《綠漪艸堂文集》，卷首，行狀頁 12b。

見最早言及羅汝懷有續輯《沅湘耆舊詩集》之事者。考羅汝懷卒於光緒六年(1880)九月⁷⁹，羅克進所撰〈行狀〉當撰於此時，此時郭嵩燾所主持之《沅湘耆舊集續編》編輯工作仍在進行中⁸⁰。然終光緒二十一年(1895)《沅湘耆舊集續編》稿本編成，羅汝懷已卒而其詩作仍未被收錄其中，此現象或別有原因，待考⁸¹。

羅克進所撰〈行狀〉中所言，以「徵集先正遺文」與「續修《沅湘詩集》」並列，可見兩者之間當有密切之關係。此處所謂「徵集先正遺文」者，乃指羅汝懷編輯《湖南文徵》一事。而羅汝懷編輯《湖南文徵》又起源於編撰《湖南褒忠錄》，清李瀚章在〈湖南文徵序〉中云：

同治乙丑，瀚章恭膺簡命，巡撫是邦，時方設褒忠局表章死事者，湘潭羅研生中翰實綜其事。又以其暇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自元、明迄今六百餘年，名臣魁儒、才人節士之文，采摭略備，計文四千有奇，作者八百人，仿《中州集》例，人為之傳，誠楚南文獻一巨觀也。余時見而善之，為告邦人官中外者，各釀金助梓。及余再任楚督，書已告成，邦人士徵序其簡首。……湖外諸君子，尚閭修，不自弭祿，遺文逸藻，往往散蝕於蛛絲蠹窟中，幸及今表而彰之，而河嶽英靈之氣，悉萃是矣。得此與《沅湘詩集》竝垂天壤間，以無墜鸞熊、倚相、屈子、濂谿之流風遺韻。⁸²

此文撰於同治十年(1871)《湖南文徵》將刊行之際，李瀚章時任湖廣總督⁸³，然此文雖署名李瀚章，實為李元度(1821-1887)所代作⁸⁴。文中「遺文逸藻，

⁷⁹ 郭嵩燾：〈羅研生墓志銘〉云：「君生於嘉慶九年甲子歲七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六年庚辰歲九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養知書屋文集》，卷21，頁15a。）

⁸⁰ 有關郭嵩燾主持《沅湘耆舊集續編》之編輯過程，詳參周原：〈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一文。

⁸¹ 參與《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編輯諸人中，吳敏樹之詩被收錄於卷五十四至五十六，此蓋因其卒於同治十二年(1873)，離此書之編成尚早，乃得以錄入。郭嵩燾詩被錄於卷一五二至一五四，郭氏卒於光緒十七年(1891)六月十三日，因其地位特殊，故以之殿末。其餘羅汝懷、張力臣二人皆卒於《續編》成書之前，然未被錄入。張力臣不以詩名，未被收錄尚可理解，羅汝懷則為能詩者，其未被錄入之原因，待考。

⁸² 見羅汝懷編纂：《湖南文徵》（同治十年[1871]刻本），卷首，李序頁2a-b。

⁸³ 此〈序〉末署「賞戴花翎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合肥李瀚章序」，見同前註，卷首，李序頁2b。按：李瀚章為李鴻章之長兄。

⁸⁴ 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二十五收有〈湖南文徵序〉一文，題目下註「代」字，即是代李瀚章所撰之〈序〉文，唯〈序〉中「同治乙丑，瀚章恭膺簡命」，李元度所撰則作「同治四年，某膺簡命」，見〔清〕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光緒四年[1878]刻爽谿精舍藏本），卷25，頁20-21。

往往散蝕於蛛絲蠹窟中」一句，當係日後羅克進撰羅汝懷〈行狀〉時，云：「遺文逸藻，更數十百年，雖在子孫不及知者，府君往往得之蛛絲蠹窟中」之所本。李瀚章〈湖南文徵序〉謂羅汝懷編撰《湖南褒忠錄》，「又以其暇輯《湖南文徵》二百卷」，今考羅汝懷在《湖南文徵·例言》中云：「是編出於纂錄《忠義》之餘，不過搜集散亡，豈得妄言鑒別？」⁸⁵此亦可印證李瀚章〈序〉文之說。羅汝懷在編纂《湖南褒忠錄》之餘暇，順便「徵集先正遺文」，其後乃輯成《湖南文徵》二百卷。羅汝懷雖未言及其輯《湖南文徵》之際，是否並有輯錄湖南遺詩之舉，然此當亦極有可能。羅克進所撰〈行狀〉謂羅汝懷「後更徵集先正遺文、續修《沅湘詩集》，遺文逸藻，更數十百年，雖在子孫不及知者，府君往往得之蛛絲蠹窟中。」此將「徵集遺文」與「續修《沅湘詩集》」並列，似即顯示二者間之密切關係⁸⁶。

今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沅湘耆舊集補》、《沅湘耆舊集前編補》等三種稿本，皆為未刻之鈔寫本，其中鈔寫所用紙張之紙質、大小、底格並不統一，鈔寫之字跡也有不同，不同格式間之關係及鈔寫時間之先後等問題，仍需俟未來作更詳細之探索。然今就稿本之內容考之，似有部分跡象可以推斷其文字之起草者蓋為羅汝懷，以下試舉四例以論之。

其一，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卷十二收「張教授慧田」五首，其詩之末，接有案語云：

案：學博器宇偉岸，天才卓越，才舉京兆，能文善書，尤長詩詞，往往百韻不竭，而藁不可得。其題詠之見於他集者，亦復不少，猝難搜集。姑從鄧氏《南村草堂集》中採錄七言一首及傳鈔五律數首，以見一斑。或云：學博曾鐸邵陽，其子有徙居彼中者，或存全藁也。羅汝懷附識。

此段案語之末既明載「羅汝懷附識」，則稿本《續編》中「張教授慧田」五首此部分作品當來自羅汝懷所輯也⁸⁷。

其二，同書卷十二又收錄「龍贊善瑛」九首，即龍瑛所撰〈詠史九首〉。詩末亦有案語云：

⁸⁵ 見羅汝懷編纂：〈湖南文徵例言〉，《湖南文徵》，卷首，例言頁 1b。

⁸⁶ 《湖南文徵》之刻成在同治十年，而吳敏樹在「忠義錄書局」參與《沅湘耆舊集續編》編輯事則在同治十一年，兩者之時間極為相近。然則羅汝懷與吳敏樹兩人在編輯《沅湘耆舊集續編》一書之際，其相互間之關係如何，有待日後詳考。

⁸⁷ 比對稿本《續編》中之字跡與今存羅汝懷手札筆跡，則《續編》所錄此部分作品當非由羅汝懷所親筆鈔寫，然其相關文字之起草及內容編選，當由羅汝懷所為。

案：此詩原載《耆舊集》第一百六十八卷，署名「龍德璋，湘潭廩生」。蓋由傳鈔所得，不知其為贊善原名也。贊善初以德璋名入學，時有謠言禁用玉旁字為名者，遂去玉旁，李學使宗瀚所刻試牘中有龍德章文，即其改名，瑛又其鄉舉前所改也。鄧氏既知為瑛之原名，其時贊善猶在，故削去之，今印行之本無此數詩矣。而贊善後來詩藁，迄不可得。……今此數詩皆其未第以前之作，詎謂足傳贊善？聊見崖略云爾。光緒己卯中元羅汝懷附識。

此段案語，末題「光緒己卯中元羅汝懷附識。」考己卯為光緒五年（1879），羅汝懷卒於光緒六年（1880）九月，足見直至其逝世之前一年，仍用心於《沅湘耆舊集續編》之事也。

以上二例，皆用無格黃色紙鈔寫，紙張較他種無格黃紙為長，且顏色較為泛黃，其鈔寫年代似較其他部分為早。此種紙張所錄作品既明確知與羅汝懷之參與編輯有關，則稿本《續編》中凡用此類紙張鈔寫者，當可斷定為羅汝懷參與編輯時期之鈔稿。

其三，稿本《沅湘耆舊集補》卷三，收有「謝歲貢璜二十九首」，此部分亦用較長之無格黃色紙鈔寫，同於上述二例。稿本中謝璜小傳之原稿云：

謝璜，字仲玉，湘潭人，順治歲貢生，明萬曆己酉舉人湖口縣知縣所舉之人。有《此園》、《燹餘》等集。⁸⁸

此段文字之後，接有案語云：

案：《耆舊集》載〈萬樓〉七言古詩一首，從《楚風補》錄出，未得其全藁也。今從《此園集》鈔本補錄數首。

今考羅汝懷《綠綺艸堂詩集》卷十五載有〈書邑先輩謝仲玉先生手藁後有序〉一詩，其〈序〉云：

先生名璜，前明明經。昆季七人皆名，下其曰璜者，孝廉，己丑之役殉城者也。往道光四年，余方弱冠，隨兄白初文學讀書花茂塘山齋，地多先生後裔，知有遺集，而《沅湘耆舊集》中僅刊〈萬樓〉一章，當由未見全藁，余時任搜採，亦荒忽未之及也。頃輯《潭雅》，思先生詩，託伯兄就近視之，遂得二帙，其一《此園集》為謄鈔本，其一《燹餘集》失首尾，

⁸⁸ 此段文字，編輯過程中，嘗被改動，如「謝璜，字仲玉」，「謝」字被圈去。又「順治歲貢生」被改為「明末貢生」。

前半有評點，間有因糾彈而塗改之處，紙墨黝鬱，字體樸雅，斷為先生手稟無疑，惜評者不得主名。⁸⁹

謝璜《此園集》鈔本既是由羅汝懷所搜得，《沅湘耆舊集補》中謝璜小傳之案語云：「今從《此園集》鈔本補錄數首」，則此段文字，亦極可能為羅汝懷所撰。

其四，稿本《沅湘耆舊集補》卷六收有「廖歲貢志灝」詩二十二首，此部分亦用較長之無格黃色紙鈔寫，廖志灝之小傳云：

廖志灝，字伯湘，號湘門，醴陵人。康熙中歲貢，著有《燕日堂錄》若干種。《長沙府志》：「灝有至性，母歿，廬墓側，以毀瘠，未禫而卒。嘗作天山精舍，欲延同人講求正學，有志未就。」

在「有志未就」之下，有雙行小字案語云：

案：《耆舊》前集知伯湘名而未見其詩，近得其刻本，採其文廿二篇入《湖南文徵》矣，其詩有《學吟草》二卷，《燕日堂錄》中一種也。

案：此處案語云：「近得其刻本，採其文廿二篇入《湖南文徵》矣，其詩有《學吟草》二卷，《燕日堂錄》中一種也。」此言已採廖志灝之文入《湖南文徵》，而《沅湘耆舊集補》此處又錄其詩二十二首，與前文推測羅汝懷之所為正合，然則此段文字蓋亦羅汝懷所撰也。

由上四例，可推測今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沅湘耆舊集補》中當有部分即為出自羅汝懷所輯者，唯其於何時開始受郭嵩燾之囑而為之，因尚無明確文獻可徵，則難以考知矣。

（二）有關吳德襄《道咸同光四朝詩抄》之敘述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對吳德襄（1821-1908）所輯書，述云：「同時有吳稱三德襄者，同時受侍郎之屬，同時葺事，但異其名曰《道咸同光四朝詩抄》，實一書也。」倫明此言，亦有待論考。考傅熊湘《鈍安脞錄》云：「又先師吳稱三先生德襄，有《道咸同光四朝詩鈔》，都十餘冊，亦名《沅湘耆舊集續編》，蓋皆承筠老之屬而為之者。」此處傅氏僅言「蓋」，乃推測之詞。倫明則云：「同時有吳稱三德襄者，同時受侍郎之屬，同時葺事。」遂坐

⁸⁹ 見羅汝懷：《綠漪艸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31冊，影印清光緒九年[1883]羅式常刻本），卷15，頁7b-8a。

實言之，恐非也。又倫明言：「但異其名曰《道咸同光四朝詩抄》，實一書也。」今考傅熊湘《鈍安詩》卷四載〈次韻答悔晦寄唔館災四首〉，其第四首云：「師友各吳叟，文書費網羅。未應防劫火，猶及念兵戈。瞰室何來鬼，攻心信有魔。雕蟲吾自悔，此意轉蹉跎。」末句之下有注云：

吳筭師遺書藏余處者，有《道咸同光四朝沅湘耆舊詩續集》十餘卷、《石筭山房金石書畫跋尾》二卷、《零陵宋碑目》一卷，皆手寫未刊本，又遺象二幀，俱付灰燼，最為隱痛。先恐亂及，擬移置他處，不果。惟《金石書畫跋尾》一書，尚可從報端錄得大半，容謀刊行。⁹⁰

案：此處傅氏謂吳德襄所輯書為《道咸同光四朝沅湘耆舊詩續集》十餘卷，《鈍安脞錄》則言「有《道咸同光四朝詩鈔》，都十餘冊，亦名《沅湘耆舊集續編》」所言名稱雖略有異，應指同一書。考吳德襄所輯僅十餘卷，共十餘冊，然《鈍安脞錄》中所述羅研生、吳南屏、張力臣、周銑詒等人所輯之《沅湘耆舊集續編》有七百餘家，兩者內容懸殊，若倫明所謂「實一書也」意指吳德襄所輯與周銑詒等人所輯為同一書，當無是理。推倫明之意，或乃謂吳氏所輯雖異其名為《道咸同光四朝詩鈔》，實亦為《沅湘耆舊集》之續編，與《沅湘耆舊集續編》之性質相同，故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此條首句云：「《耆舊沅湘》兩續編」。特因倫明所言「實一書也」，用語過簡，恐易使讀者誤會其意謂吳書與周輯為同一書也。

四、稿本由周銑詒至李宗侗間之流傳痕跡考辨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為最後經周銑詒編輯完成之稿本，此可於稿本中得其確證。考《續編》卷九十六收錄「周江津昺奎」詩二十五首，內文標題「周江津昺奎」右下有「後學陶觀儀填諱」一行小字。其下之小傳，先載郭嵩燾為江昺奎所撰之墓誌銘內容，後接云：

此玉池先生所撰先君墓誌銘也。先君幼而幼學，族叔祖上達公自浙江壽昌縣解組歸，積書甚富，得資覽誦。長居京師，師事媛叟先生，通聲音訓詁之學，旁及金石文字，均有著論。髮逆之亂，罹於兵燹。歸田後，不孝銑詒日侍左右，見有所作，竊錄副本。迨不孝赴朝試，弟鑾詒亦有所錄。甲

⁹⁰ 見傅熊湘：《鈍安詩》，《鈍安遺集》（1931年鉛印本），卷4，頁15b。

申之春，鑿詒京寓不戒於火，所錄悉燬，未能及早彙輯，是不孝之大罪也。茲檢手錄副本，雜文外，詩僅十餘首，因憶先君每於日記中附注所作，檢讀丁巳訖丁丑日記，又得十餘首、涕泣編次而備述墓誌銘以傳。丁巳以前之作，則隻字不復覩矣。

案：《續編》編者為所錄各詩人撰作之小傳中，鮮少有編者個人之色彩⁹¹，而此處周昺奎小傳中卻明言「不孝銑詒」，則其文出自周銑詒所撰，甚為明確，而周銑詒似亦有意透露其為本書「編者」之身分。

此三種稿本由周銑詒編成之後，於何時轉入易培基之手，因資料缺乏，尚無法考知。此稿本曾經易培基閱覽，可由其中留有易培基之批語得到證明⁹²。此外，稿本中鈐有「鹿泉寓目」朱文方印，漆永祥教授在〈《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其編纂者小考〉中云：

今《續編》中有「鹿泉寓目」印。易培基字寅村，號鹿山，不知「鹿泉」是否其另一別號。⁹³

今考「鹿泉寓目」朱文方印僅見鈐於《沅湘耆舊集補》及《沅湘耆舊集前編補》兩種稿本中，且皆鈐於各卷之末，至於《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稿本則未見鈐有此印，若《續編》稿本與《沅湘耆舊集補》、《前編補》二稿本同為一人所藏，似不應有此現象，豈某一時期，《續編》稿本與另外二種稿本分別由二人收藏，其後復合為一歟⁹⁴？又考《沅湘耆舊集補》卷一之末鈐有「鹿泉寓目」印，其上有墨筆書「丙辰四月校」五字。「丙辰」可當民國五年（1916）或咸豐六年（1856），然咸豐六年時，郭嵩燾尚未啟動《續編》編纂之業⁹⁵，故此丙辰當為民國五年。比對「丙辰四月校」字跡，與傳世易培基之筆跡不類，恐非出自易培基之手。由此推之，於民國五年時，《沅湘耆舊集補》及《前編補》二

⁹¹ 如前節所論，今所見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卷十二「張教授慧田」小傳中見有「羅汝懷坵識」之文。另同卷「龍贊善瑛」小傳中見有「光緒己卯中元羅汝懷坵識」之文。此為較罕見之特例，恰為後人探究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之編者問題提供珍貴之線索。

⁹² 參見註 22。

⁹³ 見漆永祥：〈《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其編纂者小考〉，頁 189。

⁹⁴ 《沅湘耆舊集補》、《沅湘耆舊集前編補》二種稿本皆未有〈目〉，而《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稿本則有之，此一差異現象，是否亦因其嘗分藏二人之所致？待考。

⁹⁵ 今所見資料中，明確記載郭嵩燾等人開始進行《沅湘耆舊集續編》編纂之業者，當為吳敏樹（南屏）於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十日致王子壽之手札。參見周原：〈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本文前節所討論。

稿本，蓋嘗經一字（或號）「鹿泉」者收藏，然其為何人，且俟後考。

此外，稿本亦嘗留有「宗白」批閱之痕跡。考《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卷一三〇收錄「許布衣揚祖」詩九首，其內文標題下有墨筆書云：「按：揚祖著有《春秋說》三十卷，已刊行。」下署「丁巳九月宗白」，又《沅湘耆舊集補》卷四收錄「王院長祚隆」詩二十首，其小傳云：

祚隆字卜子，常甯人，順治時貢生，有文名，公卿名輩皆推重之。嶽麓院長不由甲科主講者⁹⁶，二百餘年唯卜子一人。

此小傳之上黏一紙條，上有墨筆書云：

宗白謹按：嶽麓山長，康、乾間不由甲科者當有數人，如廖次備、曹鳴珮皆是，不止卜子一人，此處宜改。

末署「丁巳九月」四字。考丁巳可當民國六年（1917）或清咸豐七年（1857），然咸豐七年必不可能，故知此「宗白」所題之時間當為民國六年也。又宗白所校及於《續編》及《沅湘耆舊集補》，則其時此三種稿本當已又合帙矣。「宗白」其人亦待考。

易培基於何時得此三種稿本，尚難考知，唯張翰儀所編《湘雅摭殘》，於卷九「周銑詒」條之詩末云：

聞笠樵任思賢講舍監學時，郭筠仙主講以所藏道咸同光四朝湘人已刊未刊詩稿七百餘種，屬其續編《沅湘耆舊集》，歷五年始成，都二百卷。所選各家詩，悉依原本為先後，不拘五言七言相次之舊。他例一沿鄧氏，且意主摭存遺佚，凡力不能自行於世者，錄之故多。此稿卒未刊行，展轉落長沙易寅邨師家，余曾見之。近聞竟遭匪毀損矣。⁹⁷

張氏此處所言，與傅、倫二家所述之內容皆有近似之處⁹⁸，然張氏謂「聞」、「近聞」，則其究竟親睹二家之文，抑或得之傳聞，尚難遽斷。考《湘雅摭存》卷十七「傅熊湘」條之起始，張氏述云：

吾邑傅鈍安師，以詩文鳴於時，洞庭衡岳間，稱者一口，無異辭焉。鈍安

⁹⁶ 此處原稿原作「嶽麓院長無科第得主講者」，後校改為「嶽麓院長不由甲科主講者」。

⁹⁷ 見張翰儀編，曾卓、丁葆赤校點：《湘雅摭殘》，第2冊，頁475。

⁹⁸ 然其中亦有相異之處，如傅氏《脞錄》云：「時筠老藏已刻、未刻詩凡千餘冊。」倫氏《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云：「侍郎費二十餘年之力，搜輯已刻、未刻詩，凡千餘冊。」張翰儀《湘雅摭殘》則云：「已刊、未刊詩稿七百餘種。」其說有異。又傅氏、倫氏二家謂《沅湘耆舊集續編》合《前編補》、《初集補》都百九十卷，然張氏所言，則僅《續編》即「都二百卷」，恐有誤也。

師諱熊湘，字文渠，君劍、倦還、倦翁皆其自號也。……卒年四十有八。著述頗多散佚⁹⁹，今存者《國學概略》、《國學研究法》、《宋七律詩選》、《醴陵鄉土志》、《醴陵兵燹紀略》、《段注說文部首》、《離騷章義》、《國文法》、《湖南省圖書館目錄》、《鈍安脞錄》、《鈍安詩文詞集》，都若干卷。¹⁰⁰

張氏既稱傅氏為「傅鈍安師」，二者間之關係當不疏遠。張氏又謂傅氏著作之見存者有《鈍安脞錄》，則其有可能親見《脞錄》之說。張氏此處云：「此稿未刊行，展轉落長沙易寅邨師家，余曾見之。近聞竟遭匪毀損矣。」此稱易培基為「易寅邨師」，似張氏為易培基之弟子。張氏謂其嘗於易培基家中見《續編》稿，若其言為真，當係發生於易氏尚居長沙之時。今考易培基於民國二年（1913）自日本歸國，任湖南高等師範學堂國文教員，後改任長沙師範及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員，民國九年（1920）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校長。十年（1921）兼任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館長，譚延闓聘為省長公署祕書長。民國十一年（1922）至廣州，任大元帥顧問。此後則轉居北京、上海各地，不再居住湖南¹⁰¹。故倘若易培基乃於居長沙期間得此稿本，則其時間在民國二年（1913）至十年（1921）之間。然據前所述，此稿本在民國五、六年期間，尚有「鹿泉」、「宗白」等人寓目、批校，然則易培基之得此稿本，或在民國六年之後矣。

民國二十六年（1937），易培基卒於上海，故當民國二十五年（1936）倫明撰《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感慨《沅湘耆舊集續編》可能燬於戰火之時，易培基實仍在世，然卻未有所回應。

稿本《續編》卷一、卷二十三，《前編補》卷一等，皆鈐有「生齋臺灣行篋記」朱文方印（參見附錄一），此印為故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臺靜農（1902-1990）先生為同校歷史系教授李宗侗先生所治之印¹⁰²。《前編補》卷一，「生齋臺灣行篋記」印旁又鈐有「易印漱平」白文小方印，易漱平為易培基之獨生

⁹⁹ 此句，標點本原標點作：「著作頗多，散佚」文意不暢，今改標為「著作頗多散佚」。

¹⁰⁰ 見張翰儀編，曾卓、丁葆赤校點：《湘雅摭殘》，第2冊，頁891。

¹⁰¹ 有關易培基之生平，參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86「易培基」條。

¹⁰²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臺灣大學圖書館舉辦「臺靜農先生手稿書畫展—臺大近代名家手稿系列展之三」，其中所展臺先生「金石作品」之「為友人所刻印作」中，即有「生齋臺灣行篋記」朱文方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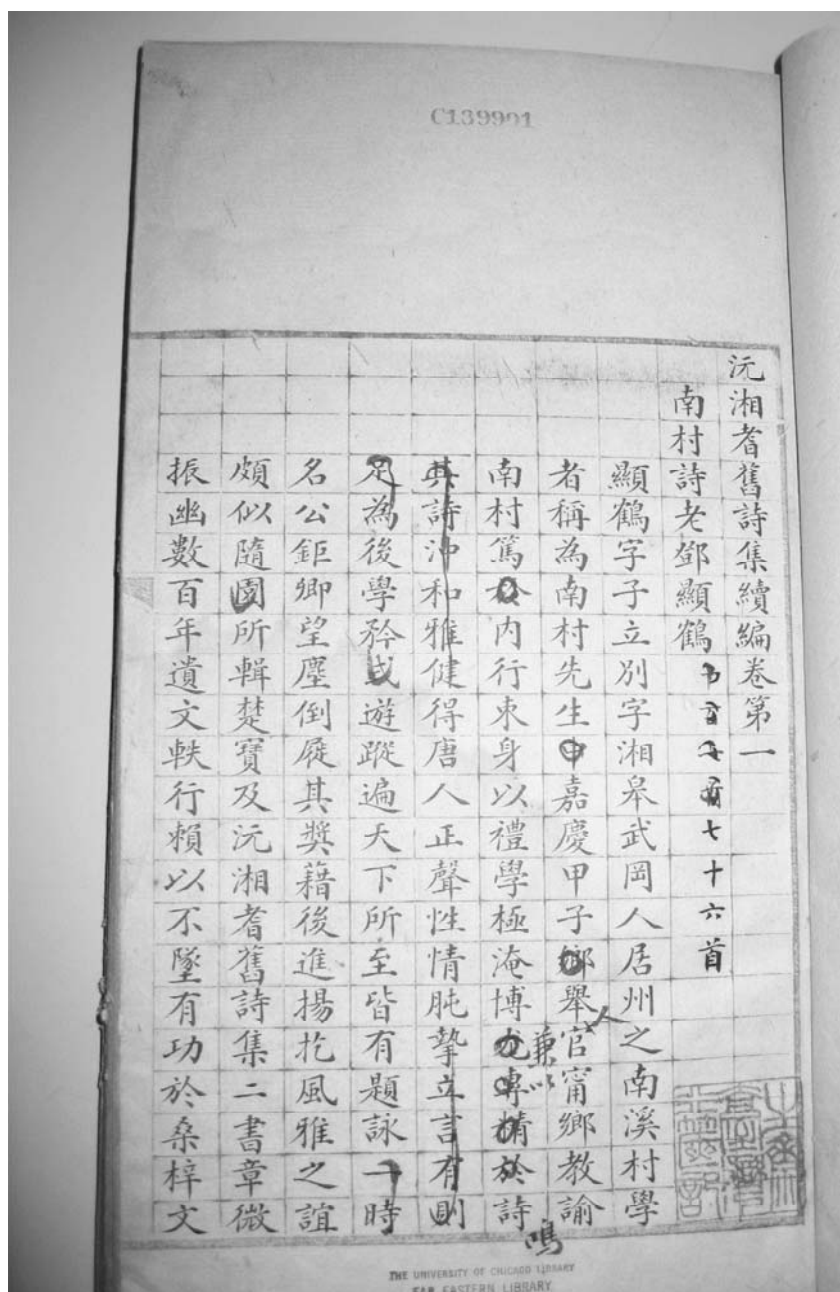
女、李宗侗教授之妻，然則此稿本乃李宗侗教授得自其岳父易培基者，可無疑也。

結論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因尚未影印行世，故研究上存有頗多限制，雖經多位學者專家撰文論述，仍有諸多疑點尚待繼續探究。本文針對傅熊湘《鈍安脞錄》與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二書中涉及《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之資料，就其中之相關問題略作論考，另亦對此三種稿本由周銑詒到李宗侗間之流傳痕跡加以考辨。經由本文之論述大約可以推知，傅熊湘撰《鈍安脞錄》時，當未見《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稿本之內文，而僅見「〈序〉、〈目〉，正、副兩稿本」，其所謂「正、副兩稿本」者，蓋指周銑詒所撰〈序〉之親筆稿本及他人所鈔寫〈目〉之副本。又：「張雨珊太守」乃指張祖同，有關其詩作、詞作之評論，亦見於《鈍安脞錄》卷一中。另針對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所述及之部分，本文搜羅相關文獻資料，並據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之內文資料，以論考吳敏樹（南屏）、羅汝懷（研生）二人與《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編輯之具體關係；此外，又推考倫明謂吳稱三所輯「但異其名曰《道咸同光四朝詩抄》，實一書也」之含義。最後，本文論及，從《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中，可考得周銑詒確為其書編輯者之證據以及易培基、李宗侗曾經收藏其書之痕跡；又稿本中存有「鹿泉」在民國五年（1916）所書之字跡以及民國六年（1917）「宗白」之校語，由此可知此稿本亦嘗被「鹿泉」、「宗白」所寓目，惜尚未能考知二者之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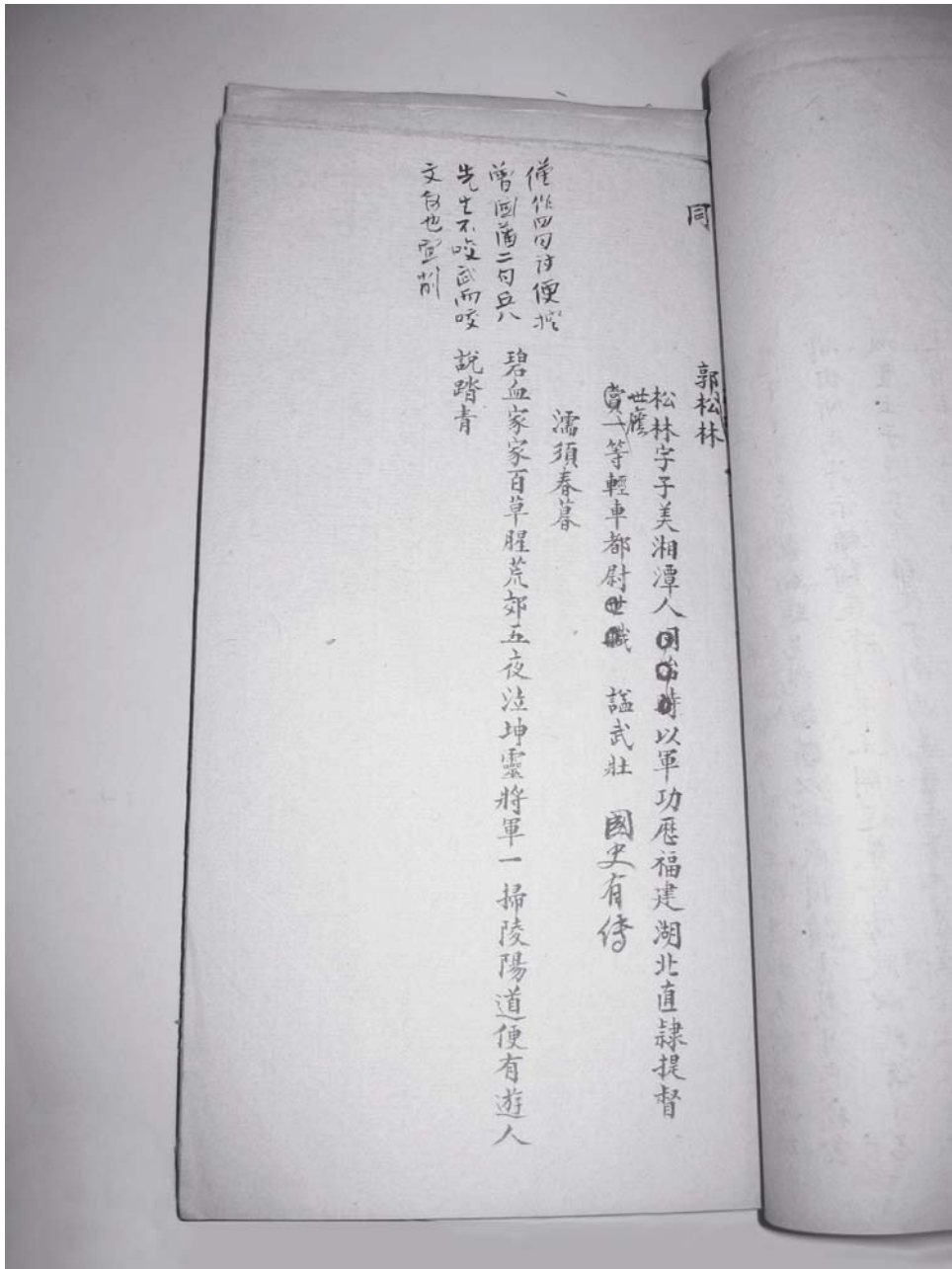
由於時間及篇幅之限制，本文對芝加哥大學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之內容、編輯過程及流傳經過等相關問題，所論尚不夠充分、深入，進一步之論考，且俟來日。

附錄一：《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卷端



(書影承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同意使用)

附錄二：《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卷一四七易培基批語



(書影承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同意使用)

芝加哥大學所藏《沅湘耆舊詩集續編》 等三種稿本相關資料問題論考

張寶三

《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一百六十三卷、《沅湘耆舊集補》二十一卷暨《沅湘耆舊集前編補》三卷等三種稿本，今存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此三種稿本乃對於清鄧顯鶴(1777-1851)所輯《沅湘耆舊集》及顯鶴之子鄧琮所輯《沅湘耆舊集前編》等二書之續編及補編。有關此三種稿本，前雖已嘗有漆永祥、弘征、周原等學者專家為文加以探討，然仍有諸多疑點，尚待釐清。本文即在前人之基礎上，對此三種稿本之相關資料及其所涉及之問題加以論考。全文除「前言」及「結論」外，分為「一、《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概述」、「二、傅熊湘《鈍安脞錄》所載相關資料論考」、「三、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所載相關資料論考」、「四、稿本由周銑詒至李宗侗間之流傳痕跡考辨」等四節。經由本文所論，可考知傅熊湘《鈍安脞錄》與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間所述相關內容之關係及其異同，並可闡明羅汝懷、吳敏樹等人與《沅湘耆舊詩集續編》等三種稿本編輯之具體關係。此外，本文亦考辨此三種稿本由周銑詒至李宗侗間之流傳痕跡。凡此，或皆有助於讀者對此三種稿本之瞭解。

關鍵詞：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 《沅湘耆舊詩集續編》 郭嵩燾 周銑詒
傅熊湘 倫明

Discussion and Examination of *Continuing Volumes of Yuan Xiang qijiushiji*, Two Other Manuscripts Housed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Related Materials

CHANG Pao-san

Continued Volumes of Yuan Xiang qijiushiji (163 volumes), *Supplements to Yuan Xiang qijiuj* (21 volumes), and *Supplements to Yuan Xiang qijiuj qianbian* (3 volumes) are currently housed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se three manuscripts are the continuation of and supplements to the two well-known books: *Yuan Xiang qijiuj*, compiled by Qing scholar Deng Xianhe (1771-1851) and *Yuan Xiang qijiuj qianbian*, by his son, Deng Cong. Even though these manuscripts have been analyzed by critics such as Qi Yongxiang, Hung Cheng and Zhou Yuan, questions still remain. Based on those previous scholarly explorations, this article thus aims at providing further discuss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se texts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In addition to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it includes four other sections: 1) Introduction to *Continuing Volumes of Yuan Xiang qijiushiji* and the other two manuscripts; 2) Discussion of related materials mentioned in Fu Xionxiang’s *Dunan coulu*; 3) Discussion of related materials mentioned in Lun Ming’s *Xinhai yilai cangshu jishishi*; and 4) Analysis of how these three manuscripts were passed down from Zhou Xianyi to Li Zongtong. Through these discussions, one may come to know the connection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u Xionxiang’s *Dunan coulu* and Lun Ming’s *Xinhai yilai cangshu jishishi*. Moreover, the discussions also confirm the roles of Qing scholars like Lo Juhuai and Wu Minshu in the editing and compilation of *Continuing Volumes of Yuan Xiang qijiushiji* and the other two manuscripts. This paper, I believe, may help readers acquir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hree manuscripts.

Keywords: East Asia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tinuing Volumes of Yuan Xiang qijiushiji Guo Songtao Zhou Xianyi
Fu Xionxiang Lun Ming

徵引書目：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湖南歷史·第一卷（1920-1949）》，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白瑜：〈湖南第一師範與校長易培基〉，《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總168期），1976年5月，頁55-58。
- 弘征：〈《沅湘耆舊集》和續編的踵繼與劫塵〉，《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9年第5期（總459期），頁12-19。
- 吳敏樹：《柘湖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柘湖詩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光緒四年（1878）刻，爽谿精舍藏本。
- 李佳：《左庵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2版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李瀚章、裕祿等編纂：《湖南通志》，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
- 林則徐等：《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 周原：〈郭嵩燾與芝加哥大學所藏稿本《沅湘耆舊詩集續編》〉，《文獻》2011年第1期，頁168-188。
- 姚詩德、鄭桂星等修纂：《巴陵縣志》，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
- 胡昭熔：〈湖南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考辨〉，《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頁113-116。
-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
- ：《郭嵩燾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
- 倫明著，雷夢水校補：《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陳銳：《褒碧齋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2版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
- 張祖同：《湘弦離恨譜》，光緒七年（1881）刻本。
- ：《湘雨樓詞鈔》，光緒十六年（1890）長沙王氏刻《詩餘偶鈔》本。
- 輯：《弘正四傑詩集》，光緒二十一年（1895）長沙張氏湘雨樓刻本。
- ：《諏吉述正》，光緒二十三年（1897）湖南思賢書局刻本。
- ：《湘雨樓詞》，民國十年（1921）刻本。
- ：《湘雨樓詩》，民國十二年（1923）刻本。
- ：《說文解字補遺》，湖南省圖書館藏稿本。
- 張翰儀編，曾卓、丁葆赤校點：《湘雅摭殘》，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
- 《國民日日報》館：〈論日本人之經營湖南航路〉，《國民日日報》第48號，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第19種，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

- 傅熊湘：《鈍安脞錄》，《鈍安遺集》，1931年鉛印本。
- ：《鈍安脞錄》，《傅熊湘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尋霖、龔篤清編著：《湘人著述表》，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
- 曾國藩：《曾文正公詩集》，同治十三年（1874）傳忠書局刊本。
- ：《曾文正公文集》，同治十三年（1874）傳忠書局刻本。
- 湖南圖書館：《一〇〇週年慶典活動專欄》，網址：<http://www.library.hn.cn/bngq/lrgz/index.htm>，檢索日期：2011年5月26日。
- 裴蔭森：《裴光祿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漆永祥：《〈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其編纂者小考》，《文獻》2007年第4期，頁186-189。
- 鄧顯鶴：《南村草堂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輯：《沅湘耆舊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鄧琮輯：《沅湘耆舊集前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黎庶昌編輯，李瀚章審定：《曾文正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5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 鄭偉章、姜亞沙：《湖湘近現代文獻家通考》，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
- 錢存訓：《留美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07年。
- 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1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羅汝懷、周銑詒等編：《沅湘耆舊詩集續編》一百六十三卷，稿本，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 ：《沅湘耆舊集補》二十一卷，稿本，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 ：《沅湘耆舊集前編補》三卷，稿本，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 等編：《湖南褒忠錄初藁》，同治十二年（1873）木活字本。
- 編：《湖南文徵》，同治十年（1871）刻本。
- ：《綠漪艸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30-153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綠漪艸堂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3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松浦章：《清末の新聞に見る日本汽船の活動》，《或問》第15期，東京：白帝社，2005年，頁15-27。